



ル 5
3163
12



門 儿 5
3163
卷 12

東海縣志二十八

藝文志

雜文

後魏

水經注 節錄

酈道元

江水又東過藝陵縣南

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安之謂空冷峽峽甚高峻
即宜郡建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其五六峰
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傳兩郡
督郵爭界於此宜郡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為不

東海縣志卷二十八 藝文

昭和十四年
六月十七日
購求

如也

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埤窰下

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

爐埤窰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

洪大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埤之巖側至今猶存

故先後相承謂之埤窰也治間記云空餘峽絕壁上

有一火爐長數尺名曰埤窰相傳堯時洪水行者泊舟崖側炊爨以餘燼埤之鄭常益亦據此注耳

江水又東流頭灘

其水並浚激奔暴魚鼈所不能遊行者常苦之其歌

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崧曰自蜀

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

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

分彝道狼狼當山所立也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

與彝陵對界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

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

袁崧曰一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

夏沒冬出其右欽崆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

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

江水又東逕黃牛山

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

色當作石如人負刃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入跡
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
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
路行深迴望如一矣循覽引此云言水路紆深迴環望如一矣

江水又東逕西陵峽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
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絕壁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
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
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

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
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峰奇構異
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
仰矚俯暎彌習彌疑脫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
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
已於千古矣

江水歷禹斷江

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又者
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
開今峽口水勢並衝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

東漢書志卷二十一
江水出峽東南流逕故城州

州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疑缺一字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凰元年騭息闡復爲西陵督據此城降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永至爲陸抗所陷也

江水又東逕故城此

宋本作陸抗故城北

所謂陸抗城也城卽山爲墉四面大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崧爲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才許人四面

望諸山路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雁矣北對彝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彝陵者也應劭曰彝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彝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白馬穿舊本作名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崧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里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霏雨霧不辨見此山遠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峰耳

江水又東逕白鹿巖

浚江有峻壁百餘丈援所不能遊有一白鹿陵峭登
崖乘巖而土故世名此巖為白鹿云

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

荆門在南上合下開閭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
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此三者楚
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壁以
屹萃荆門闕疎而盤薄圖淵九廻以懸騰溢流雷响
而電激者也江賦闕作闕圖作圖溢作盜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
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萬人當有據嶮為

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
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荆門漢等率舟師攻之而衝浮
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

唐

說玉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

符載

玉在寶族濡天地之粹和納陰陽之純精剛溫潤配德
君子可以飾車服冕弁奉神祇人鬼用莫鉅焉當其沉
耀隱璞墮汨沙泥中枯槁闇蕩光明不發庸工睨之譬
諸頑塊意方拾之惑而復投此卞氏所以暗鳴珉璠所
以長王也及其逢值英匠識密鑿洞掇其瓦礫而不疑

叩之鏗然琢之爛然如蒸粟截肪氣吞蛇文珍貫魚目
是時也卽趙不得私愛秦不得暴取坐齋宮而後見藉
締繡而後執委連城如脫屣割土如裂帛以償其價猶
恐其不直也玉則尚然人豈無之士君子含略蘊氣困
於陋巷塵垢蔽身體蓬茨沒四壁智不贍饘褐道不信
妻子闕拜視之猶贅夫也及其乘時運之會遭知己之
顧鬱起耕釣作時功勳上以戴大君下以福生人澤流
萬世聲塞九隅是時也一言受卿相再詞啟茅社以厚
其禮猶謂之不重於戲有至物必有至人有盛材必有
大用歷觀前代不知則已苟或知之則古獄之劍不爲
朽鐵也鹽車之馬不爲病駒也繫下之桐不爲焦薪也
磻溪之士不爲德叟也蘭陵蕭易簡韜沉遠之識抱宏
偉之才業巨命隘與時獲落若嚮者之事尙或不泯則
道必有所明志必有所行指顧樹勳績呼嘯取金紫是
夫人也肯昧茲數而隕穫於此際哉人謂甚病余固知
甚泰矣然三峽潺巖驚波觸天行客易愁况聞哀猿苟
有鐘粟尺帛之可其則甯使賢者棲棲泔泔其閒去矣
自愛余一歎矣且玉有盛美可以况德亦感乎和璞之
事故爲說玉以餞之

宋

求雨祭漢景帝文

歐陽修

維年月日具官修告於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囂帖祈雨
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
煩神之視聽癸丑出於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
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
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
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修以有罪爲
合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
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有言不能
知頑然慢於事神此修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
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
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
之信尙饗

祭桓侯文

歐陽修

謹以彘肩卮酒之奠告於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
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
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
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
稻之早者民皆得而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交
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何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

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之方
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
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宣告也尙饗

明

宏元先生自序贊

歸有光

贊曰宏元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與從一童
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
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夔陵
今世爲官耻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
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

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賢才者哉初山西
旱饑命先生賑河東岳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
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米久逋王使人募入
府已剖鞞出銀先生使人言曰天子憐晉人饑故空帑
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己奉卽天子聞
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鞞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
吏兩旁立稱停兩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
散民勸呼歌舞晉人以甦救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
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
曰今日不得米饑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

或曰判官言是也蓋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攜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詭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以爲利焉彝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鳥者羣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嘗見先生所見實鳥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旦日民列狀請建火神廟先生曰吾

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縛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簾樓中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彝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嶂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槩出沒於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決波溝縱橫而出之水工費而人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爲文章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

萬人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茗中饋郡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賞之

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作爲黃陵廟行祠按黃陵廟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詞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僦舟還吳以舟輕彝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欣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封大中大夫劉公及妻淑人秦氏墓誌銘

申時行

方今楚之名公卿相望於朝廷間而大理卿小魯劉君

其一人大理君以清節雅望致位九卿方爲上所向
用然海內不難大理君之賢而多封大中大夫公與淑
人之教云蓋大理君童而穎秀郡守器之將薦諸督學
使者公雅不以速成躁進爲賢固辭諸守曰孺子未學
則與秦淑人內外程督之居恒自文藝外徃徃曷以古
名人事業曰學不專章句也每迨夜篝燈熒然淑人躬
執組紉佐大理君讀以爲常未幾大理君成進士爲主
事吏部晉考功郎中公淑人所至以其職教戒之屬大
計天下吏公貽書大理君曰兒慎之哉是黜陟幽明重
典也其里居一務簡節高致戒門者毋輒通賓客有

人數千里外走幣脯爲說公弗入或謂公東脯何嫌公
笑曰吾豈以東脯故易吾志哉大理君爲光祿卿以覃
恩封公淑人及公父母皆得推贈而喜可知也曰吾以
布衣邀天子恩捐頂踵莫知所酬是在孺子矣以故大
理君嘗便道歸覲欲留不行及謀請告者數公淑人皆
不許而數戒語之曰兒第一意公家事爲吾所欲報天
子者奚徒念吾兩人爲也其曉暢大義如是公爲人仁
孝事二親色養備至居喪以禮歲時伏蠟輒感念嗚咽
至老不衰平生口不挂人臧否及里閭中或有煩言就
公庭質公徐出數語剖析事理洞然人人皆得意去貧

不給者死無以爲歟者輒振業之有冤不自者挺身直
之嘗活誣盜者七人公不自明七人者卒亦弗知爲公
德也蓋公天性樂易長厚而淑人恭儉勤敏爛於內則
其贊助爲多自劉氏媼黨及鄉之士大夫咸稱曰劉公
有德又曰淑人無愆禮嗚呼斯可謂儷德並美矣公諱
大賓字以敬號碧泉淑人姓秦氏子一儒卽大理君公
淑人之卒也大理君伏闕上書天子爲錫祭葬皆如令
云余觀史稱于公爲良吏治獄有陰德因高其門而其
子定國卒以廷尉顯用清士恕民稱不冤天下以此知
于公長者今夫劉公雖不遇然証其生平悽悽好
修施恩於一鄉其爲陰德者何限而淑人亦樂聞平反
有雋母風蓋所以開大理卿裨贊天子明慎庶獄宣和
平之化其淵源有自矣余故掇其大都表諸墓道之石
墓在石華山之陽其合葬以萬歷戊寅正月四日若生
卒世系則誌狀業詳之茲可略也

彝陵羅子華墓石銘

袁宏道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
來楚蜀間愛彝陵樸雅遂家焉欽生怡是爲懷湖公怡
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
言爲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爲里閭所欺遂罷

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攜古文辭讀之遇山水佳處乃
流連忘反伯此之曰世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
謝之不顧也已而獨賈日則算緡夜則鉛槧如初利輒
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早逝去懷湖公沒
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何奪我父兄之速耶撫伯子如
所生擇里中英妙爲之庭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
亦三舉子遂去賈業以詩書爲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
垢面而呼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
爲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戒禮改
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有貸而資其

賈者日走青樓中資蕩盡以居求償公憐之曰少年率
莫入輕肥場吾不汝廻也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
甚嘗曰袁孝尼不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
水指閭勃勃當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間鷓鴣弦鐵撥聲
也峽岫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客先一道不能
勝公憤而歸取棋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先客人以是
服其敏居家務爲儉素澹樸所餘輒施修剎造梁無虛
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飯心違邦課誦至忘寢食既
病不服藥惟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
陰陽家言時日不利奈何公輪指曰明日當利爲汝等

東海縣志卷之二十一
三
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攜我入七寶池矣
遂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卽少宰兄柳溪公
女淑賢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
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生皆以文藻知名於時而冕留
柳浪湖一月與余唱和最久異日不愧木天石渠之選
者也孫男十繼室盧氏無育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
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先叔文鑑謂曰汝父母數俱盡
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是冠等以年月日
合葬於河西之後莊而銘於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禮樂訓
其子若孫者也是支羅國之善士而蓮花七寶土之堪
也

誥封中憲大夫任直隸涿州刺史九山陳公墓誌

銘

嚴首昇

人生上壽九十天之與我者厚矣假使九十年優游息
偃無所可用又或賢勞盡瘁無了手日均之爲此生惜
耳勤與逸要當及時如嘉樹然始芽苗繼敷榮久乃冷
然結實自春徂冬自朝至晷應取不虛一刻亦各有攸
宜也乃其後不顯亦世則冬盡復春人生有望於天地
者如是乃至足耳吾楚鄉大夫鹿野陳君价予友伍相

菴貽先尊人九山公狀屬予誌墓時公捐館四十餘年
久從祀於大成廟鹿野亦年七十餘矣滄桑數易孺慕
不衰血淚淋紙如侍床易簣時予讀之心動爲起敬焉
竟讀則知公際遇明盛生平不識兵甲二十而蚤譽三
十而高第四十而強仕七十而懸車閑閑泄泄可三十
年九十而令終終十年而俎豆宮庠經營於方剛逸我
以垂老旣賢且達有文有子蓋人道盡善而受享於天
地毫髮無憾也公諱禹謨字嘉猷一字九山世居夔陵
歷傳至公少穎敏弱冠遂博與受知當路隆慶時薦賢
官遂仕鄭州刺史以廉能稱有治河功遷松江丞攝華

亭以救荒著一時名流若杜士其基喬時敏朱正色咸山
其門左移兩淮運副隨遷忠州守所至勒石立祠以外
艱歸事後母撫異母弟一一皆古獨行事起復補涿州
遂勇退以巖壑終當時天下全盛吏道清而尙風節持
公論公居官廉廉乃久久乃差饒故井里媪戚戚周且
卹焉園林如意琴書贍備結社登臨彷彿宋洛社富彥
博晚年事日以詩畫草聖自娛四方乘傳擔簦而過者
日造其門如范堯夫然人以得一識面爲幸又如錢塘
老小得蘇學士隻字寶重欣喜而去也不病而終後士
年祀鄉賢十有八年而天下始亂天之所以與公豈偶

東湖縣志卷二十八
然哉長君任半刺仲子官近侍皆先公逝然皆不失爲
壽終監司鹿野則其季也君家太邱年八十四終其子
紀毀瘠服除不替古孝子之事親無滿意時今鹿野若
尙有不滿者而哀哀不已公壽九十又思以予言壽公
於千秋予之言不足以千秋適藉公以千秋予言
銘曰此一南極何壽而昌歷事六朝天下平康生而功
德在民沒而俎豆於鄉

國朝

王處士墓誌銘

朱藝尊

襄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

友人管代州參將事榆林趙君歛而葬之州城之
南演武場之右山西布政司參議清菴陳君首爲
詩悼之富平李子爲立傳而遺書乞予文誌其墓
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君名席民字安
生少補襄陵州學生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
南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
皆就縛將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被面處士慷慨
就死監者壯之爲言於主帥悉減死分籍卒伍處
士乃得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供軍饗處士芻獨
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愬之趙君趙君與言大驚遽

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爲趙君賓客趙君移
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
間爲詩歌自娛荊州自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
鄉曲之間莫不翕然從之其後詩品漸至於愈趨
愈下處士旣交陳君遂大變鄉人之習一以唐人
爲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以是存
者僅二卷自趙君釋處士於負芻待之上客世多
以此爲處士幸嗟夫士爲知己者死當胡公被難
之日刀鋸斧鑕處士固甘心焉使自改其節以處
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刀

鋸斧鑕不足以動其心而負芻又豈足以困處士
哉然處士不遇趙君則憂愁困躓其詩必不工問
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躑躅於荒山窮谷
之中已耳將未爲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內賢
豪之選其言不信於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傳
矣或不能遠且久然則諸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
由處士之才足以動之而趙君之賢尤不可及也
已處士生於某年月日卒時年四十有六娶左氏
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爲已女

銘曰乘爾墉幾喪爾首刈爾薪忽釋爾負滄沱之

陽鴈門阜吁嗟趙君墓其友厥銘惟實庶永久

劉廷億秋草題詞

戈保泰

夫月照南樓香樽對影雲流西峽風磴吹陰潦倒
北征之篇雲垂海立嫵媚長干之什酒幟花帘風
以韻而斯流情緣境而互變故浪遊梅曲曉舞香
塵而閒眺萋洲朝飛幽鷲玳枝綠葉恒低彩以自
縈孤棗鵲瓜復荒村而獨嘆匪特梁園競爽鄴下
攜英而已吾友劉子自怡人照玉山詩成冰柱雅
心郢路錦製熊熊妙體柏梁鞞音足足因詩寓史
研潘飛楚水之濤借物題騷楮葉捲吳山之秀藻

花紋石駁陰薛於陳隋篆鼎瓦棺追李何於弘正
中州之鵠弓引龍淵竟陵之魔劍生虎吼已而山
川搖撼草木參差山鬼吹鐸嶠之燈越鳥斷枌榆
之夢故爾埋愁花蝶攄清嘯於吳門寄慨煙雲鳴
羈心於越水孤山散蘭亭之簡樅玉敲金西泠聯
白社之吟飛藍織翠緇衣縞帶曳遊屐於石頭酒
沿山樽酌長瓢於湖上滌筆珊瑚之椀澄詞瓊貝
之池悄思寥蕭寫高詠而江楓色冷韻懷憾瑟通
哀響而霜鴈聲遲緒觸三秋感深終古賦盈衛卿
之恨篇增宋玉之悲進古詩於西園嶽崎氣骨飛

東湖賦卷二十一
艷聲於樂府和媚心腸近體尋左司之幽歌行人
陳思之奧風檣陣馬望若雄馳玉盃魚燈標其靜
映斯亦湖山藉以名勝景物於焉訂綠者也迨夫
吳艷興闕楚火淒照故園愴恍客思低徊子美淚
收不吟積陰之句仲宣樓廢頻來問客之童錦囊
與松菊爲招雪釀隨笑啼共集揀筍而自披金屑
不爲白俗元輕問友而莫加丹鉛詎似郊寒島瘦
意欲存乎見少抑已錫我爲多余也業媿呂安知
慚劉尹撫金刀寶馬堪碎東市之琴聽雨嘯風鳴
興娘南浦之菊歌以當泣卧如在遊恍吹悽瑟於
蘇堤對我清燈卮酒將舞長楊於漢苑多君倚曲
凌雲

井說

郭江

東湖治濱江汲飲稱便城內舊井多湮非所以備
不虞也且自周秦以來爲用式之國歷代所必爭
一旦有事閉關櫻城固守未免臨渴而掘識者尤
憂之按城內舊井七眼一爲神泉井明成化初當
事鍾文俊平蜀開浚邑乘無考見於通志在今文
昌門內或曰在文昌中水二門之間有地隧焉外
與江通踪之皆貼岸巉岩不可尋覓豈既有井而

復有隧與抑井根乎隧而始有神泉之名與是不
可知一爲文淵井又曰梅花井亦在文昌閣內卽
今之學使署前井是也一爲墨池井在墨池前左
一爲府城隍井在廟內一爲縣城隍井在廟外一
爲府館井在學使署右一爲天官井在龍王塘巷
卽王少宰故居也是爲七井只文淵縣城隍前以
施輓轡餘井皆廢今邑侯林公蒞政之始五渠既
濬六街復修尤鯁鯁然爲東湖計久遠詢邑井所
自而應者狃於習便非所以仰體仁人之懷罔桑
土之謀也夫導壅去堙城平蹇潔必取易象改邑
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占而玩之亦知
保邦固圉之一道乃爲此說以論於同井之人
共明斯義而祝融回祿之災有可兼禦東湖通都
大邑由七井擴之至於十數井無不可者又豈七
井區區之足云 以上舊志

白起燒彝陵辨

南淮 吳省欽

史記六國表楚頃襄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二十一
年秦拔鄢燒夷陵王亡走陳秦昭王二十九年白
起拔鄢更東至竟陵秦紀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
攻楚取鄢爲南郡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

南爲黔中郡白起傳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正義曰夷陵今峽州郭下縣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名後爲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自後通鑑綱目皆以白起燒夷陵繫之周赧王三十九年而困學紀聞言取蜀則楚在堂中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夷陵州志言白起望城

中燈火止不復攻故州俗七月皆燒燈新城王簡乘之入詩歸太僕言夷陵多火災祠白起以予論之輟耕錄七修類稿所載白起輪車事儒者固不取然起不應立祠賜劍初秦人雖久而祠之唐宋太公廟亦以起配之安得於千百年後祀乃在陝至漢志南郡夷陵夷道二縣相距甚邇夷道由夷水得名夷陵由夷山得名夷即巫黔諸夷酈道元以漢武伐西南夷由此取道故曰夷道始出臆說若夷陵爲楚西塞吳曰西陵秦所拔之西陵則楚東境起拔郢而東下竟陵其間何又

西上四百里焚此彈丸之郭非直形勢不便卽史記亦無是義也曰然則何以曰燒夷陵也曰郢爲楚都楚先王陵墓在焉起拔其都燒其墓夷其陵遂由郢東下國策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文義最析史記世家表小有異同司馬貞張守節見史有夷陵字誤以爲卽南郡之夷陵縣而据以釋之不知當日之巫與黔中尙爲楚守後一年而張若伐取之不得云取蜀而楚在掌中也且於起初無與也起固燒先王墓夷陵而高嘗攻南郡之夷陵而燒之也哉或曰燒先王墓夷陵謂於夷陵燒先王墓耳然楚武以前墓在丹陽今歸州是楚武以後墓在郢今江陵是夷陵無楚墓故吾釋楚世家之文而正其誤

白華先生謂郢爲楚都楚先王陵墓在焉起拔其都燒其墓夷其陵云爾夷陵無楚墓也其說誠辨但帝王之墓稱陵自漢高始六國時未有此稱也又史記平原君列傳載毛遂之言曰白起小監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据此則夷陵必爲地名且漢志地理有夷陵縣

未必非沿楚國故稱不審白華先生作辨時何以未嘗引及此語王柏心附注

勉六一書院敦學說

浙江程家類

維墨池書院修復工竣之日宜昌守乃集邦人士洗爵揚竿以落厥成邦人士舉酒相慶勞曰昔我彝陵學校稱盛今我墨池聿修肆興崇規丕矩既備且明維我六一亦闕以整其何以延秀毓英絜墨池而媲美以振古而轍今蓋東郊六一堂者邦人以祀歐公開講肄近復葺之而學校未備也余乃舉酒以酌曰掘井貴於及泉爲山罔虧一簣

欲崇化厲賢詔來學希先哲勿徒驚歐公之名余將語子以歐公之實借書而讀停餐忘寐追韓湖孟達於孔氏歐公之學也竭忠全孝篤於友誼聳善抑惡風節自持歐公之行也論道似韓論事比陸法嚴詞約通經復古廻瀾障川翕然丕變歐公之文章也弼贊謀謨犯顏納說敷政優優濟猛以寬持化易俗利行弊止歐公之經濟也夫絳雪遺咏勿翦勿伐邦人於公可謂愛矣祀事孔修以尸以祝邦人於公可謂敬矣敬公愛公艷口沁心乃取其號以號學庭邦人於公可謂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矣然公大儒爲百世師神之所歆匪名伊實
渠獲匪遙有典有則子其善始圖終顧名思義勿
替前規以崇實學養真儒奮乎百世之上造乎歐
公之詣於是邦人士肅然拱聽曰諾請以斯言勒
諸貞珉昭茲來學是訓是行與墨池并垂不朽用
演迪於斯文余乃記之所以嘉諸君子啟善之心
且以誌今日慶勞之樂也

置田取土疏

馬毓桂

蓋聞埋齒掩骼先隨春令之行置揭懸書並入秋
官之掌自昔垂爲常憲詎今奉若具文迺獨吾邑
之燒煤也欲熾火威爰資土德鋤起處盡屬塹
坑棺椁開時莫安域兆倘觸見啣於犬指犂莫
禁傷心若肢體徧集夫蠅行路皆爲側目嗟乎狐
雖異類猶正首叩人本同形竟殘荒野血化千燐
之影魂飛萬竈之煙雖令晉侯伐曹毀尸尙懼况
非楚子圍宋爨骨何悲向糾同事詢謀已稟

上官示禁而奈家需一簣搏沙難矣助薪日市兩
筐擔土依然荷插不有別穿之地息壤難防如無
現在之資間田豈讓伏願仁施惻隱免教白骨含
愁義切激揚勿使青山帶憾共全墓木同解囊金

東漸縣志卷二十九
豈惟報德九原能感老人以結宿草還即發祥百
世仁來童子而吟榜花

東漸縣志卷二十九

雜錄志上

言不衷諸聖人楊子譏爲說鈴余編邑志終以雜
錄意在徵實必博稽諸史旁採百家擇其尤雅者
用資考証其有事近怪誕而傳聞已久未能略而
不書傳信傳疑姑仍前人之舊至於事關名教無
類可歸則亦亟爲傳述用寓激勸之微意云志雜
錄

黃陵廟事跡記載禹乃炤魔帝天伊祁王之子素爲
大力神通上帝憐水之大劫故降生禹以治之後

遣五星佐其行事俱生於世禹傷父鯀之無功爲
父雪恥兼塞帝命仍發憤刻意周訪四海搜羅決
策能召號天地靈祇天之五星六丁六甲地之五
行九宮八卦悉集聽命太白金精煉丙丁火鑄造
錐鍾斧鑿鑄鋤鎚鑕星蒼龍驅木公劉羽椎舂
杵橋輪輿舟車土星黃牛以耕於岷山導江洛川
以洛川爲黃牛祠按古老教傳云當時開鑿石一
夫謂其婦曰今當候日當晦方給餉婦不候遽至
見一黃牛忿怒壯勃努力掀轟抵觸巨石崩裂轉
較錯亂若落復出惟隱爲像入於大山石壁之間

云舊志

裴松之三國志註云陸抗平步闡於西陵戮及嬰孩
無少長皆棄市及機雲入洛遇害人以爲嗜殺之
報云

元魏崔光曾啟薦其女壻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
隴成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
長兼別駕暫卽京師明帝許之世人比之張禹
荆屬別無五隴之名疑卽縣治南境因別無証
故附於此

齊解叔讓母病風空申語云得丁公藤爲酒便瘥後

求訪至宜都郡見山中老翁伐木云是丁公藤療風乃拜泣求翁翁愴然以四段與之並示以漬酒法叔讓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

卽瘥南史孝義傳

漢義陵侯義晉高帝子鑑宋文帝義隆燕慕容子覬元魏文帝子式穆壽穆觀梁簡文子大封武陵王紀子圓肅陳後主弟叔明皆封宜都王元魏穆崇封宜都公梁周昞封西陵縣伯裴邃封彘陵縣子邃孫政以軍功晉封彘陵縣侯

庚季才封宜昌縣伯既貴猶領太史職元帝亦頗明星歷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湘

遷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禮部尚書宗懔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南史

後魏酈道元水經註云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岫山山形竦峻峰秀甚高東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畝許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岫山俗語訛今名武鍾山山根東有湧泉成溪卽丹水所發也下注丹水天陰欲雨輒有赤氣故名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穴中蝙蝠大者

悉多倒懸元中記曰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
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溫夏冷秋則入藏春則出
遊民至秋闌斷水口得魚大者長四五尺骨軟肉
美異於餘魚丹水又逕其下積而爲淵淵有神龍
每旱村人以萑草投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
大雨丹水又東北流兩岸石上有虎跡甚多或深
或淺皆悉成就自然咸非人工丹水又北注於夷
水水色清澈與大溪同又東北逕夷道縣而東注
按望洲山在今縣西南九十里或長陽連界今
宜都長陽志俱載入山川條下惟山根溪泉水

經注以爲丹水所出縣人雷思肅赤溪詩自註

云州北二十里有丹山丹水出焉隋入此溪故
曰赤溪其說互異今查縣境各山無以丹名者
惟宜都志載有丹山荆州舊志并同袁崧記云
郡西北陸行四十里有丹山山間時有赤氣籠
蓋林嶺如丹色故名按崧所云郡即今府治自
三國及南北朝皆名宜都郡又隋書地理志南
郡屬縣有宜昌註云開皇九年置松州又省歸
化受陵二縣及十一年州廢又省宜都縣入有
丹山黃牛山又水經載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

註云分夷道假山所立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夔陵對界袁崧云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按夷道卽今宜都假山卽今長陽流頭灘在空船峽下與歸州接壤自劉宋割二邑地於夔陵南岸析置宜昌縣而夔陵西界之黃牛山及宜都丹山皆隸其境故隋書舉二山以明其疆域及唐廢宜昌各山仍歸舊隸古今地勢沿革不一其犬牙相入者彼此原可互載思需素精考核所著荊州方輿書援古證今皆確有據丹山雖不載入此書而附見詩集必非臆論緣與舊說及諸志參差故備載水經原註而附錄諸說於後以俟考正云

郝處俊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唐拜

滁州刺史

唐書

成汭少無行後爲荆南節度使初更姓名爲郭禹當戍江陵亡爲盜後詣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欲殺禹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惟命旣而蛇亡乃襲歸州人之書唐書張詠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宋史寇萊公準爲巴東令過查波灘水急難上俄聞水中

人語公視之有人裸體爲挽舟公詰之答曰我黃
魔神也公異曰當大用故來護但裸體不敢見公
以錦袱投之神卽以袱蔽體而去舊志

宋仁宗寶元初朱慶基知峽州夢一吏云城隍遣某
督修夔陵縣解甚急連三夕夢之明日報歐陽修
謫夔陵令朱感其夢待之特異每入門先降階接
然歐陽事朱益謹白事必折於庭舊志

歐陽修試筆云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
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
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
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
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
不知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余始得之亦不知
爲南唐物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
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夔陵
也折其一角

歐陽修詩話云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
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夔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
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
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叅軍春思亂如雲白髮

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
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
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
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於唐賢而
任宦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
世其家亦流落不存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
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
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
旅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
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
民爭識校僻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
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
脩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爲明時暫遷謫便將
纓足濯滄浪

歐陽修爲其叔父穎作墓志云公字孝叔咸平三年
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
秘書省著作佐郎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丁晉公
尙少客其縣皇考職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
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
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

不與之接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節錄

歐陽修峽州詩說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歐陽修峽州河中紙說云夔陵紙不甚精然最耐久余爲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紙不朽損信爲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爲官書爾

歐陽修碾譜云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亦頗被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液蓋江水中石也視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夔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歐陽修集古錄云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叙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

傳耳真卿大歷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集古錄又云右魯公題名言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
佐吉據舊唐書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爲刑部尚書
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
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
湖州放生池碑陰自叙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
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州而史官闕漏但書其
初貶爾

宋古錄又云唐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

騫等作余貶夔陵令時常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

又飲蝦蟆培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

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

歐陽修夔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詩自註云處士

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時事

歐陽修景福遺文跋尾云余在夔陵時得之民家見

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然云米注一不缺一者

莫詳其語

歐陽修有夔陵九詠一三遊洞二下牢溪三蝦蟆培

四勞停驛五龍溪六黃溪夜泊七黃牛峽八松門

九下牢津居士集本古律各從其類今從之

按九詩今具存惟黃溪龍溪勞停驛地名無考

蘇軾書歐陽修黃陵廟詩云右歐陽文忠公為峽州

夔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公余昔以

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

適來京師夢與余同舟沂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

余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余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

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余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

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鑿耳

覺而語余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亦

貶夔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憶前夢去一日與元

珍同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余為

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鑿有為馬缺一耳相視

大驚乃置詩廟中石馬係祠門之句蓋私識其

裏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

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

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

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

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

味故為錄之

丁朝佐書歐陽修蝦蟆培詩後云蝦蟆詩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按東坡集決囚經歷詩忽憶尋蟆培其字從土又南行集二蘇皆有蝦蟆培詩樂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丁朝佐校正歐陽修集云此卷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喧囂本注義陵俗好祠祭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俗謂之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為捺朝佐按類篇捺初葛切挑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

京師舊本亦作捺按集韻捺桑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二義皆通今改作捺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荆南某太守之女既得婿將于歸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夫乃金君卿也既覺輒於繡榻上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詰女具以夢告未幾所議婿果死後峽州守入境乃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則詢知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懇辭主人強之竟成婚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

舊志

黃庭堅墜筆於蝦蟆培後至和初荆州松滋縣南苦

竹寺竹泉有僧浚并得一筆庭堅謫黔過此視筆
曰此吾蝦蟆培所墜也因知此泉與蝦蟆培相通

山堂

肆考

宋王鞏隨手錄事云黃鐸爲陝西漕攝延安帥事夢
乘四小舟過流而下煙雨中見一卒曰張相現在
此鐸往見之相公何故在此曰商英侯接人更二
年方請相公夢覺汗流浹背遂誌於書稿間復移
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四舟沿峽江而下至
峽州方煙雨間見一卒洗面問何人曰張相公虞
侯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後張初召拜相適
作夢之二年矣鐸後復官至今不事交謁語其所
親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紹興元年鎮撫使知荆南府解潛奏措置荆南歸峽
荆門公安五州營田其後軍食仰給省縣之半

朱子熹江陵曲江樓記有云予與敬夫往而登焉則
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
晚靄又隱現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

芑步大鑽天三里詩云非崗非嶺復非坡黃鵠不度
吾經過妻孥下行啼且笑聯手相攜如踏歌風吹
汗乾人力盡屐齒與石方相磨鑽天三里似千里

四十八盤將奈何又胡孫愁詩云傾崖當胸石齧
足失勢毛輦楠幽谷王孫却走斷不到惟有哀猿
如鬼哭僕夫酸嘶訴道窮我亦付命無何中悲風
忽來木葉戰落日虎嘯枯竹叢

按今縣西南入蜀驛路有不覺鑽天及鬼見愁
地名號稱奇險石湖所題疑卽指此故選詩者
編桃花舖後緣與今名微異故載入雜錄

元吳淵穎題子仁巴船出峽圖詩云巴山一帶高崔
嵬巴江萬里從天來前夫疾挽後夫催黃牛白狗
遠船開曉風東回水西上灩澦堆頭伏如象盤旋

鳥道怕張帆汨沒龍淵驚棹槩世人性命重
吳鹽蜀麻得利多怪石急流須勇退貪夫險魄設
悲歌神禹醜江江更惡五丁鑿路空囑囑舟船可
坐尙髮危棧閣能行終淚落嗟茲舉舟無不歎
愁平地卽山川至喜亭邊柳酒長筵三老好攤
錢

王世貞皇明盛事記云國朝婦翁與子婿同時大位
者洪武中茶陵劉三吾爲學士與機密堵趙勉爲
尚書

慶道南楚紀書趙勉傳後云臣讀國史始知勉受高

皇之知觀其詔諭諸篇惓惓以恤民節財爲意視
文景免租軫惻郡國者何懇復也乃勉亦不克終
豈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哉贊曰周大司徒職掌邦
計九兩繫民八則平世勉起彝陵奮庸熙績慎終
維始庶幾無愧

明成祖永樂三年秋七月建文帝入蜀遊黃牛磯紀事

未本

憲宗成化初西陵四境有虎害歲傷百餘人攫犢豕
無美山澤鹿麋爲之一空行者負憂耕耨懼辛
邠劉瑛來掌州事敷教之餘進耆民而咨之感以

虎患爲對乃揭榜通衢有藝撻弓沒美

給賞久之罔効揚言此騰賚虎也猛獍猶
翼之者暴據興山爲害二十餘稔嚙人畜殆盡
革其縣次遷歸州又噬二十餘人今遷本境
魁彪其類滋繁未易除也一日州長大集文武郡
僚而謀焉僉判吳遠進曰嘗聞永樂間平善壩有
虎僉憲張公祈於黃陵之神其害遂息蓋禱乎衆
曰諾翼日州長偕僉判率守禦千戶常屋暨從僚
潔誠具禮詣祠下致虔誓祠而返逾旬牒報一虎
被虺而斃虎被彘鬪而亡一虎撲行婦隨後者持

乃刺之而斃一虎投林觸死於樹下不數日而四
兇殄除餘黨散去茲非人力所能實神之所爲也

舊志

明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加諡議曰一儒動中規矩
深研理學度坦夷而操若堅城氣春盎而心如寒
雪蒞銓部而黜陟當幽明平衡無爽校禮闈而得
士皆名世冰鑑有稱至性冲夷當補選而力求外
臬雖弗允而中薄要津賦材明允貳大理而廷尉
稱于再正位而民自不冤從郊祀而欽對燔柴之
禮同奉秩宗之司降郊宮而特蒙安雅之禮尤見

得君以正至所難者博陸已廢而株逮不干如隼
翮矯於層霄之上郿塢已摧而清譽自若如蓮花
出於火坑之中心跡皎然淤泥始終粹如良玉前
修僅見後進罕聞據實褒稱所宜闡舉按諡法履
正志和曰莊執一不遷曰介謹擬諡號恭候欽點
天啟元年閏二月得旨如議

雷思霈紀東山舊事詩讀書飲酒東山寺庚子之年
有二奇揀得元蛇佛生曰雙來白兔麥黃時雷思霈集
兩山墨談云偶閱荊州府志載彝陵州有浣紗河云
伍子胥奔吳道遇浣紗女即其地後人立子胥廟

於此按吳越春秋張勃史記註子胥遇浣紗女之地俱在溧陽若蠡陵則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適秦入蜀之路槩之於吳風馬牛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或者水色類於浣紗好事者謬倡浣紗女之說而遂援以立廟因據以入志歟

舊荆州府志載蠡陵有趙司徒祠註云在大江西岸姜詩為江陽令時權居於甘泉寺陳瑄毀佛壞像祀詩以木主

按祠祀姜詩而題趙司徒疑必有誤趙司徒者意即明戶部尚書勉也或昔人附祀勉於姜者

舊荆州府志載蠡陵有長溪水碑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布政分司在州東按察分司在州西府額在州東今其地皆不可考矣以上舊志

按新唐書顏魯公傳真卿上疏元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未言赴峽州與否又全唐文載鄭董為宣歙觀察使移顏真卿詩記言顏魯公既用貞鯁為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夔陵別駕大歷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其言貶官與史合其曾赴與否亦未明言姑識諸以

待參考

東湖縣志卷三十

雜錄下

東湖縣志卷三十

雜錄下

東漢書卷三十一
胡渭禹貢錐指云春秋傳曰物莫能兩大故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理也昔禹既疏鑿三峽水勢並注其中而北谷村之舊流遂為斷江其後魚復江所出之彝水亦致淺狹不可行舟小修云北江漸盛而南江日微殆非臆說然自屈原九歌云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舫蓋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涔陽之北則戰國時固以北江為正流而南江為涔水也

按錐指所繪禹貢圖以夷水為南江大江為北江謂夷水源出四川奉節縣由長陽歷宜都歸大江古時自巴入蜀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引史記張儀說楚王說為証且云漢伐公孫述始取道三峽而不復由夷水蓋其時水已淺狹不勝戰艦自後荆梁有事苟用舟師未有不由峽江者然酈道元水經注云沙渠纔得通船則後魏時水道猶存也其論甚辨然古今地異終不敢臆斷其必然斷江峽在邑境互詳古蹟山川禹貢錐指又云郭璞江賦云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

岸萬丈壁立赧駁水經江水經廣溪峽注云三峽之首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江水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注云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舊傳言昔是大江昔禹治江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謂之斷江今夔陵州西南有斷江山是其遺跡金吉甫云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工故不書非是蓋江之有三峽猶河之有龍門禹治冀之河自龍門始則治荆之江亦必自三峽始

徐岳見問錄云鱗魚雖江鮮實海錯也故其游大江而上不越安慶九江然其來必有時故名一曰夔陵副將餽數十尾於荆鎮荆鎮鄭公化源邀食甚美公卽於樽俎間飭水陸將領謹守要隘嚴修武備未幾而西山賊突至遠安失游擊將軍一守備千總各一鄭公歎曰我鎮荆十五年三食此魚三見賊至初李自成子小李兒合賊十七萬圍城七日却走之又李小兒霍搖旗馬堀子王二王三合諸股賊號四十萬炮火蝟集攻城日夜不休城無完堵隨倒隨修用計以老其師後出奇兵大敗之

凡四十日而圍解今僅存小李兒一股乃爲孺子
饋事孺子者蓋指失事游擊黃某也黃某卽黃
功之幼子出防遠安鄭公申飭戒嚴而黃游擊適
有慶賀連宵讌會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覺跟
蹠格鬪遂被害守備千總入救亦受創而卒若鄭
公者亦可謂老將知兵矣後數年公沒公子以世
爵協鎮紹興有健兒獻鱒魚二尾頗巨卽烹一尾
啖之明日又烹一尾味不甚佳食箸金鑲處漸漸
色黑余時在座疑有毒卽不食公子亦不食詰庖
人云恐天熱魚餒置井中別無他食者亦無恙乃

知魚腐金銀亦爲變色不必有毒也本草云蜀人

呼鱒魚爲瘟魚相戒不食夔陵之魚必自川來宜

其爲不祥之物也

江琬說

又見聞錄云夔陵張副將河內人家甚貧休官不能
歸以家丁數人食糧不營聊以餽口舊同官嘲之
曰何不將义口珍珠來用余詢其故曰彼曾將珍
珠數升盛一小义口送主將不受出坐官廳分散
同僚故也張因言向時金珠無用曾從川中來所
在德荒店家飯一餐銀三錢與金一錢不要添至
六錢勉強收之然不以日用爲苦豈知今日歷官

二品粟賤如土活計反難遂浩然長歎余因言之
主將助之三百金田二頃同官各贈有差得耕稼
以老焉噫有金無粟此富庶之後偶經歲歉假令
今日粟貴甯復有珠玉填委之歎耶積穀備賑余
曾力陳三省制府疏請舉行已久臨民者苟實心
經理可以備一時之荒免戶口於流離起老弱於
溝壑功德莫大焉

汪立名書白居易三遊洞序後云立名按集中但載
此序而其詩已缺焉卽元集亦無此詩可見元白
詩亡失者多矣因其與十七韻詩同時故附載此

序

崇禎癸未秋寇薄峽城州守暨士大夫艤舟西岸以
避恃其長江天塹矣未幾賊賂土人由棹收壩而
渡全城遭其屠戮鮮有瓦全者先君子棄家如敝
屣從里人屈氏一葉而上見幾遠蹈先君子之智
也踐慨慷於一諾脫吾家於劍鏑屈氏非古之俠
者乎今遊黃陵和歐公詩緬懷疇昔故叙其梗槩
云詩載本集栗園閣草
吾齋有錦川石乃勝國時舊物也先君子得之荆南
故侯家輦至用天堂十載晤對三生夙緣滇黔之

變栗園荒廢惟有兔葵燕麥動搖春風石亦沉埋
瓦礫間於戲滄桑倏更典則云遙撫事惋傷恍若
隔世矣今復置齋頭讀丁野鶴詩偶而感觸遂步
其韻其詩曰不屑加穿斲天然樸作紋肯畱當世
玩猶帶隔朝雲霜雪堅堪歷陰晴色自分米顛愛

石後先子獨超群

栗園閒草

先君子宦遊京師於崇禎己卯秋治施鼎鑪年月姓
字於上明之變棄家入蜀書畫骨董蕩然一空此
鼎亦不知流落何所矣越十年旋里漁子於五壠
江上網得之復還楚弓先君子把玩不置如觀先

民如逢故友誠快事亦異事也追賦一章以示

人其詩曰鼎隨浩劫去誰信反衡門常帶魚龍氣

潛消水火魂陸離猶未減款識故能存天許幽人

玩重逢商氏敦

同上

陳子友韓孝友篤摯人無間言惟性賦詩酒不問生
業雖在貧如客咏吟自若兩任學博卒窘於遇洵
數之奇矣平生著作經毛子霞張石虹二公評定
付梓甫竣旋即淹逝梨棗藏諸敝篋中曾未沾墨
先業亦蕩然無遺偶過故居追維疇昔視此雖近
邈若山河甯無山陽之感西州之慟也哉賦詩曰

一官垂老去不復返林泉別業山猶碧遺文草未
全斷碑橫廢圃空谷鎖寒煙憶昔來遊此繫維醉
幾天同上

劉家麟桃花魚記云桃花魚東湖之異蟲也生於江
以桃花爲生死蓋自城西渡內江爲西洲洲又西
爲桃花園其渚爲屯甲沱上下東西不一里而是
物生焉質甚微視之僅有形或取著盆中大如桃
花翕張往來中高而輪後捲輪之周痕一髮碧前
着數點後攢蓋則尾也人以其時與形名之故謂
之桃花以其水生故謂之魚漉諸手涎一掬而已

解人氣輒死桃花既盡則是物亦無有矣噫夫
物者豈不奇哉四時之生意未始有息也而必以
春春必以桃花且不聞其出此上下百步之外尙
也吾聞之水則有性此豈其獨異耶然水非有擇
於地何此地之奇乃獨在一蟲耶是皆不可得而
究則山海經所載奇股三首之民卑方鷄鷄之鳥
有與無不可臆斷也雖然鱸鮓之大觸於網罟則
骨肉爲殖蛟之神慕爲飛龍而以入海見啖於鳥
彼雖欲與化俱盡亦不可得矣吾獨羨此蟲忘其
質之微生之隘與時之促而相羊恬逸逍遙乎其

自得也

按乾隆壬午長至後水夫自鎮川門汲得此魚
置盆盎中宛然桃花則知亦有非時而生者也
特其色純白耳附識於此

劉家麟文安之傳略云先生初改檢討值魏璫盜國
士之急於進取者往往奔走其門不復知有廉恥
事而先生獨請急歸養忠賢敗始復召用分校禮
闈所識拔如楊廷麟陳子龍皆一時名士後復以
廷推事爲薛國觀輩所譖至永明王時始正台席
向使先生少貶其志節依違阿比於當事之人則

先生早相矣惟不出此而屢遭擯忌舍命不渝
後躑躅戎馬間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則先生之爲
人可知矣

故夔陵鎮邵登雲僕婦王氏本山西良家子以巖儉
鬻爲婢長配奴左順順逃所育女復歿卒無貳志
主察其誠樸委以管鑰皆部署有條理或強之改
適拒不從乘間投繯死時其夫已出亡卅年氏年
二十有八賫恨以歿遂數見形爲孺邵乃以禮葬
爲誌墓碣且係以贊贊曰從來從容就義學士大
夫且難之况巾幗乎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

王氏之謂與余觀其烈以殉夫而益知其忠以事
主矣使左順而才與氏僂力事余余必有以庇而
成之奈何優以德而絀其遇使之鬱鬱於九泉耶
然順不去則氏不死氏雖忠誰知其貞哉碑立遂
不爲厲今墳在六一書院西北一里許石碣具在

平園
雜著

華希閔廣事類賦年齒門註載唐書峽州刺史王當
有女令袁天綱擇婿嫁姚元崇時崇年二十三好
射獵母勸令讀書以晚節入仕位至宰相今按新
唐書姚崇傳稱崇少儻尙氣節長乃好學與前

說符無王當擇婿之事列傳內亦無王當之名
方伎門袁天綱傳載時有長社人張憬藏伎與天
綱埒常相姚崇必貴亦無擇婿一節按峽州在唐
爲陝州與陝字偏傍相同崇爲陝州硤石人疑當
係陝州刺史而著書者偶誤爲峽其事或見於舊
唐書宋子京歐陽永叔重修時偶然削之未可知
也宜昌郡學頌藏諸史惜無舊唐書可質姑識於
此平園
雜著

歐陽修於景祐三年貶夔陵令其制詞有往字吾民
無重前悔之語是年十月至貶所次年三月謁告

至許昌續娶薛簡肅公奎女九月還彝陵十二月
移光化軍乾德縣令制詞稱其懿詞次科敏智從
事全錄具載年譜宋室優待臣僚雖以言得罪猶
進退以禮聽其自便如此宜乎享三百年尊賢敬
士之報也平園雜著

歐陽修在彝陵詩屢有呈推官表臣字終莫詳表臣
爲何姓及詳閱歐集有謝朱推官啟編景祐三年
彝陵上運使啟後其詞有云因忿躁之使然奮狂
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尤武
子且猶不免在於庸安宜抵譴訶尙賴至仁特加

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玩此數語似屬
時所作又居士集有送丁元珍峽州判官詩題不
旁註云一作送朱處仁疑卽所云朱推官編詩者
兩存其說耳又按公景祐五年量移乾德令寄梅
堯臣書云昨在彝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疑有缺誤
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
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虞曹此况不言可
知也按此則推官表臣疑亦公故交其爲朱處仁
與否雖別無確據然卽歐集參觀之亦十可得八
九故予於秩官表僅書表臣名以存疑而別爲之

詳考如此平園雜著

滇逆吳三桂道彝陵入犯日踞江西孝子巖與官兵對壘每瞰炊煙起則飛礮入城中於是軍士皆蓐食而後登陴居民負戶以汲疊被其傷今邑城隍廟神廚猶有舊鉛彈燒痕如新方賊急時婦女皆乘城盡編入伍總鎮徐治都夫人某氏躬率諸僕婦督之夜則宿敵樓上一日夙興盥洗甫畢忽飛礮墮其首失首所在徧覓乃得之總鎮以聞得旌於朝今故老猶艷述之以爲死於王事云平園雜著

王依妻趙氏明尚書勉之裔也年十歲父兄皆亡勉

後因頑氏無所依乃以童婚歸王氏事舅

聞其子言惠應荆州府童試氏忽染疫不起
間見羣鬼環列忽有紫衣博帶者至叱之退
驚孝婦且揖氏起謂汝子已領批首並預告言
異日必貴狀氏寤疾旋瘳因言其狀且問何者爲
批首或具以告已而報錄者叩門言惠果領郡試
第一後成進士任陽穀令因公挂吏議時其師某
亦以邑宰罷歸里居相望惠事之甚恭某性下急
偶一日逢言惠市中迎問稍遲輒批其頰言惠歛
容謝蓋婁師德之流亞也邑老諸生董君秀爲余

言秀蓋與言惠同時舉縣試第一者今年八十有

三矣

竹溪
隨筆

乾隆辛巳秋修東湖學已陬吉興工因舊梁年久恐
不勝任將求大木期已迫矣而卒不獲或傳有巨
楠長可數丈許久置江干不售諸紳士亟往視度
可用以廉價得之買舟運載適遇風利須臾泝流
上先二日至遂爲三棟梁余兄平園製告梁文有
云楠樹色冥冥倚江待價天風聲颯颯鼓楫飛來
措詞運典恰如題分邑人多傳誦之

竹溪
隨筆

歐陽修大明水記去世傳陸羽茶經止分別山水江

水井水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
茶水說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
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內扇子峽蝦蟆
口水居第四皆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山水上與
羽經相反且末又云如蝦蟆口等水皆戒人勿食
食之生疾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
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歐公之言如此余嘗
遊平山堂酌大明寺泉味極清冽及飲錫山惠泉
則甘醅又過之今春泝流入扇子峽攀蘿捫葛久
乃達洞口洞深邃不可測水不甚清汲以烹茶則

微帶泥沙氣遠出大明惠山之下意是時新雨初
霽溪澗諸流合而入焉者也及閱歐公此記至羽
之論水惡停浸而喜泉源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
次山水數語然後知前賢格物之學早先得我心
也又蝦蟆口水卽流入江中居民飲此者皆無恙
食之生疾疑亦又新妄說也潛菴紀事

邑大王舖文昌閣建於宋理宗端平丙申三年碑載
宋著作郎陳著讀書處夜感文昌入夢次日高安
令楊大異奉詔守夔州旌節駐此捐資建閣因以
名之歲久廟圯里人重建大異今爲邑大王坪楊
氏始祖歲貢生楊振世其後也考宋史大異傳

醴陵人爲安遠尉招降洞寇除四川制置使死節
復蘇理宗深器重之仕至秘閣修撰與今碑記小
異按今荆州遠安初名高安明以前皆隸峽州官
爵地名疑互有誤又傳載大異年未六十致仕歸
里第其遷於峽無可考疑因入蜀時過此建閣而
其事瑣屑史所不載或官名四川制置使而所治
則在夔州也又大異子靈亦見宋史忠義傳知監
利縣通判江陵府意其時子孫或移家於此詢之
楊君則云譜牒散亡自大異以下皆失傳惟遠祖

普略或作普祿傳疑至今而靈名則逸之別無可
証陳著里居亦無考疑卽邑人或流寓於此者姑
因碑記舊說爲附考其源流所自而闕疑以俟知
者潛菴紀事

乾隆甲戌會元胡紹鼎邑紳德麟季子也舊爲徽人
祖世英鎮彝陵卽家焉德麟以蔭積官至韶州協
副將歸生紹鼎於邑之里第今學院行署轅門東
卽所居故基也紹鼎生而孤隨母歸省其舅氏於
孝感夏太史力恕者於其母爲中表遂教之讀書
補黃州府諸生捷南宮第一入猶歸省墳墓邑氏

科胡紹光者今更名克誠官守府卽其同族

紹鼎舊與余友人魚亭汪勳爲昵好以詩文相傳
和故余得悉其略今來東湖詢邑人士益備聞其
顛末豈左氏所云自他有耀者與潛菴紀事

樞星門命名之義書多無考余舊館正定魏氏見聖
門禮樂錄引漢書註云樞星田星也以此名門取
養而後教之義然考前漢書作靈星意古人靈樞
二字通用也余來東湖檢閱湖廣通志有樞星門
說雜徵窻樞諸故實而名星之義則引陸游體格
縱橫相間名曰星舉之語爲據且云今之戟門古

爲楹門創用窓櫺格撤去障板取闢門求賢之意
其兼取星者同於王制奪之至也斯義亦實相足
林平園修東湖學易禡星門以石梁梁鑿雙龍捧
珠狀其刻珠處適有白圓暈環之人以爲瑞徵其
自製告梁文云宮制擬於闕廷櫺格開夫星服次
第先戟門而立名義取懸象之明親益兼尊禮文
與人文並重養而後教道法同治法交隆是必連
匠於搜巖乃獲收成於琢玉况茲中規中矩允宜
成棟成梁蓋參用二說而兼紀其實也

潛菴
紀事

縣東九十里與遠安界其地有青谿唐田游巖避

義陵愛其山水之勝卜居於此水經注云沮水南
經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
有濫泉卽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
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
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
名尋源浮溪奇爲深峭盛宏之云稠木傍生凌空
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
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
給實是以林徒棲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
廬焉卽其地也漢臨沮卽今遠安縣青山在其境

遠安西界即東湖東界而青溪經流其間故二邑

並載之擇山拾遺

舊志載文安之卓刀泉詩云礮火連天夜夜紅斷碑
猶泣舊英雄可憐平楚荒荒月那有寒砧度晚風
按漢前將軍卓刀泉在武昌府縣境無此泉名又
按荆門州志載有關公掇刀石其地有馬跑泉是
詩疑即指此而前人誤收入州志耳否則公夜奔
臨沮時或其地與今縣治連界處有公遺跡則未
可知矣岷山雜著

邑之果園舖相傳舊有花果園為明大司徒趙勉別

業先求其墳墓子孫不可得前輩陳嵩極有句云
相傳有哲人果園即故址渺渺百年來杯酒澆不
起今核其地在斗船沱對河離城六十里俗呼白
蛇趕金龜上有古墓三塚碑跡模糊最上一穴
係趙勉墓復查山後跌脈處垣局深邃宛似武陵
風景云為司徒花果園之別業與陳嵩極句暗合
又咸池舖舊名鹹池昔宋元中其地產鹽故名不
知何年去鹵為咸相國文安之鹹池采石歌其字
偏傍猶從鹵也楊氏地志

李芳玉泉山寺志云龍興寺在寺南二十里唐恒景

律師謝玉泉任退修定業處原字隆興庵後明改
為寺久割入彝陵不具述又其凡例云一龍興寺
舊為玉泉別院雖割入彝陵而別院之名不可失
非勦入也按歐陽修居士集有龍興寺詩其詩刻
今尚在寺中是宋時已改為寺即隸彝陵非始於
前明也范氏雜識

峽山口有泉方廣不五六尺深半之其水清冽每當

除夕亥子之交泉忽涸及元旦子初沸湧如常通志

彝陵江或浮大木蔽塞水面土人謂之龍巢翻通志

歐州小江圍碧澗蔡明月蔡菜黃蔡茶之極品也瑞草

總論

黃陵廟武侯亭前有旱蓮其本如龍鱗其花色正黃

承露則其味甘美每貢舉年以開花之多寡中

式之數目每多應驗舊志

小河套水夏漲秋涸歲以為常及康熙十三年吳三

桂反於蜀據河西此河歷六年不涸賊卒不能渡

重修絳雪堂記

胡國濱

古今有可留之物無可留之人人不重於物乎人
世代嬗日新月感物富有矣所留者終不得什一
於千百相與寶貴而舉似者仍在其可留之人人
重哉東湖之絳雪堂因歐公而得名絳雪之取義
因歐陽公咏紅梨而摘句余亦不知當日之顏是
堂者爲愛其詩也愛其人也宋距今八百餘年
矣每春風揚煦踈枝爛熳想與公當日宴賞無異
蟄以石欄好異者又曰此有宋物也然乎噫嘻紅
梨非間世之物而必遠而溯之曰宋物物重矣夫

以我公之事業文章炳炳烺烺而何有於一堂之遺構而何有於紅梨之永植何君於自公之暇恐其失墜必欲舉而重新之或曰何君之嗜古也或曰何君之誌勝也予謂君固景仰前徽盤盂几杖矩矱高曾之微意也是爲記

堂不知創於何年自宋迄今八百餘載建置殆非一矣近溯鮑君孜徐君澄先後繼葺均所謂景前徽而弗墜者也甲辰青承乏茲邑登斯堂見蟻蛀苔侵頽乎欲墜亟謀捐俸撤而易之經始於乙巳秋中落成於丙午春暮時紅梨盛開權郡伯司馬

胡公六一鄉人也觴咏其下俯仰悠然青因乞一言爲記非敢追蹤往哲亦以見幸逢勝地有基勿壞云爾敬鐫記於石而跋其後

重修絳雪堂記

何學青

絳雪堂爲六一先生遺跡余初蒞茲土業鼎而新之矣乙卯夏復加葺焉且於堂之南闢地一弓寘小室顏曰來薰又三年而始爲之記方先生之守是邑也時和政清公餘多暇往往寄情於杯酒文字之間於時一草一木亦得被其末光閱今八百餘年矣古人不作遺址徒存流風餘韻僅存什一

於千百卽當時所爲板條俯仰對酒酣吟者亦復
僅留想像於風晨月夕間是可慨也余繼先生後
景仰前型不敢輒自菲薄十年之間修葺至再豈
徒爲優游讌集飾觀美哉茲堂成不半稔而妖氛
煽亂荆襄數郡無甯宇彝陵又楚西塞也遠控秦
蜀近偪夔巫當是時邊鄙入保烽火滿郊外旣疲
於戎馬捍禦之勞內復困於挽輸供億之費余周
旋行間卧不貼席者殆匝歲焉向使遷延其役因
循以至於今雖欲竭蹶從事卽又安能以就耗之
物力遑遑驅勿勝之馨鼓勉爲前哲振遺徽哉是
又未必非茲堂之幸也是又未必非先生之幸也
重修天然塔記

華言塔梵言窣堵波本西方之教世輒謂可以控
制形勝助起人文雖屬傳會之詞而頗有其驗尙
義之士每不憚營建以廣福田焉東湖爲古彝陵
州西南濱江江之南有葛道山爲客山屹然高聳
城東主山卑弱受其鎮壓且江水自西峽一束經
縣城而東直瀉荆門非高標凌跨無以束其勢故
城南青草舖有塔巋然聳峙時江干舊傳晉郭景純
僑寓時所建培地脉壯文峯制客山鎮水口咸於

塔乎是賴明季州官大學士文諱安之者狹小其制毀舊謀新值闖變寢事逮

國朝乾隆十年士民始議修造隨築隨圯迄未成功五十五年邑中盧宏儒徐經業覃永泰張文學等倡議重修士子王永言十數人捐助金資盧宏儒董其役崇基甫建盧卽物故徐經業等三人慨然以繼修是任庀材鳩工無間寒暑閱三載始蒞是役且於塔旁剏立廟宇陪以園亭不數月而頓標壯觀可謂勇於善矣予於去秋奉

是邦目擊塔之所由成與廟宇園亭之所由作心竊善之因允其請而爲之記益以爲後之莫善者勸云爾

宜昌府知府王春煦撰

天然塔在宜郡東南十五里莫詳其所自始舊基僅二級頽廢水裔其稱建自乾隆十年者蓋學博毛君考而得之云余以乾隆甲辰補東湖縣令以結習未忘簿書之暇樂與諸賢士商推文義較其資蘊昔袁崧所謂山秀水清類產備異信不誣也

顧

國朝以來擢科名者寥寥不過數人深爲惜之形家

言塔處巽地占文明不宜棄邑人士僉以爲然謀
釀金增修會繕葺學宮力不暇及歲辛亥學宮廢
事余尋攝篆鶴峯州越二年癸丑十月中旬余遣
自鶴峯舟次荆門之麓啟蓬遐矚塔則從前於大
江之北工已竣矣向與往還諸生攜榼遠來會
余於塔下酒酣詔諸生曰爲學之道端在此矣有
基而弗修終歸荒棄志定於崇朝業專於精進數
十年未竟之緒不三載而觀厥成此在人之自爲
耳豈真有天然之塔哉崇功廣業亦可以憬然悟
矣

此塔之名得失猶爲後也東湖古峽州地名

詰風流具在願與諸生共勗之

東湖縣知縣何學書撰

風水形勢之說罕見於經雖有若澗東瀆西百泉
南岡之類然固取其天造地設非謂以人力參乎
其間也若是則東湖青草灘左一塔建而廢廢而
修是亦不可以已乎烏乎必假人力以爲之或云
川水出峽挾城而南直走荆門葛道突兀爭雄東
嶺蜿蜒起伏塔以鎖江流而配客山昔之建今之
修此物此志也予不諳形家言然每過通都大邑
凡城郭宮室人民聚會之區塔故所在多有

謂以人力補形勢之不足者是耶非耶辛亥冬予自鄖陽遷治茲邑越癸丑初夏而塔以成邑人豐其事爲予誦之曰自塔廢而吾邑財名減於前者十之七八茲固已巍然煥然沖雲而摩漢也然微徐經業覃永泰張占魁三人之力不及此而經業尤見義而獨勇於爲者於是又構刹其旁一切禪殿佛座之莊嚴亭榭花木之壯麗凡往來登眺者咸稱爲勝地庶幾有以迴瀾聳秀向之形勢未足者今無或虧而邑之富貴功名不復重有賴乎予曰然抑有說焉人知塔之成未知塔之所以成蓋由我

國家休養生息藏富於民一二慷慨之士欲爲地方生色之觀以有此舉也若謂爲富貴功名起見則固望邑之子弟能自勉焉不然不考信於六藝而專藉形家之言風水者取辦於人力之爲而托爲天然之事以坐徼其福則所貴良有司之董勸賢父兄之薰陶又何以稱焉

署東湖縣知縣明佩撰

宜昌古夔陵地也讀郭景純江賦所稱巴東三峽荆門虎牙皆在境內蓋壁立巖駁崢嶸闕竦出於

天造迥非人力所能與而其俗本儉當歐陽文忠
公作令時猶云竈廩屢井無異位則其他營建木
土石之工不遑可想矣時峽州守虞部郎朱公慶
基增城柵闢市區教民作瓦屋以變其俗嗣是舳
舳通閩閩感踵事而增文物聿興蔚爲名勝值

國家郵隆

列聖繼統久道涵濡吾儕服疇食德樂化日之舒長既
富方教若爾雅臺壘池及六一書院次第修葺皆
資衆擎緬晉宋之芳徽宛然如昨善乎司馬氏之
言曰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壽

附焉今豈異於古所云歲壬子孟冬予補官昌黎
授越明年夏初東湖紳士徐君經業覃君永泰張
生文學以重修天然塔落成告蓋請於前權守胡
公而今乃合尖也稽浮圖之設昉瞿曇氏形家卽
借爲山川之助岷江出西陵始得平地葛道雄峙
南岸茲巋然一柱其細已甚而足以鎖江流壯地
勢地靈人傑四民咸奮固官斯土者所樂聞也抑
聞之地故有塔廢於明季閱

國朝百有五十餘年輝之又久而三人者肩其任克
葺厥事可謂勇於義者矣夫擁巨萬之資不惜出

餘力以爲一郡任勞費則其平生於緩急之需洽
比之誼所謂勝造七級浮圖者必不能淡泊於懷
語云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由此聞風興起互相勸
勉居恒則睦婣任恤見義則慷慨必爲鄉隣風俗
之美司鐸者與有榮焉日月以幾爰爲文俾勒諸
石其詳別自有記

宜昌府教授何天衢撰

東湖古峽州也水傾三峽建瓴而來江外羣山飛
嵐齊赴荆門所謂嶽峙淵涵者有未足焉昔人建
塔青草灘左以爲浮流聳秀之觀其來舊矣明季
鍊菴文公以規模卑狹謀擴大而增高也撤之工
阻於兵至

國朝乾隆十年始議興修纔兩級而磚石旁裂不堪
承藉迄無成功歲庚戌邑中輸金七百有奇國學
生盧宏儒者墮舊址新基築焉無何盧生不祿王
又寢費且絀久之邑人徐君經業章君永泰張生
文學釀萬金募匠石陶人搏埴甃砌一切輓運梯
空之役日不下百人徐君躬督率區畫指揮罔輟
寒暑工鳩於壬子孟夏亦越癸丑之是月而合尖
額曰天然仍其舊也余掘夜躡躑躅直躋厥巔則見

巫峯平峙雲雨西來吳會遙臨江瀾東注筦鑰嚴
而襄樊峻其戶襟帶引而洞庭洄其波蒼蒼滢滢
烟霞縹緲氣象萬千是誠盤結山川醞釀菁華於
無盡者歟嗚呼塔之建於古也不知所起乃以百
數十年廢而舉舉而卒莫舉者而暮年間舉之非
慷慨好義有志竟成者能乎哉爰撮其工之巖末
列其人以爲後之慕義者勸

東湖縣教諭毛鴻撰

